

蔡毅 編著

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

齊魯書社

蔡 毅 編著

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

二

齊 魯 書 社

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卷五

丙編 戲文

董解元

名號、里居均不詳。金章宗時人。

西廂搗彈詞 俗稱《董西廂》，或稱《絃索西廂》

序

張羽雄飛撰

張子曰：余嘗聞古之君子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音之漸近自然耳。」又云：「取將歌裡唱，勝向曲中吹」，此非空言也。故其詞類多鴻儒碩士，騷人墨客，審音知樂者方能作之。豈不以聲律之妙，固難爲淺俗語哉？趙松雪之行家生活是矣。《西廂記》者，金董解元所著也。辭最古雅，爲後世北曲之祖，迨元關漢卿、王實甫諸名家者，莫不宗焉。蓋金元立國，並在幽燕之區，去河洛不遙，而音韻近之，故當此之時，北曲大行于世，猶唐之有詩，宋之有詞，各擅一時之聖，其勢使然也。國初詞人，仍尚北曲，累朝習用，無所改。更至正德之間特盛。毅皇帝御製樂府，率皆北調，京師長老，尚能咏歌之。

近時吳越間士人，乃棄古格，改新聲，若《南西廂記》，及公餘漫興等作，鄙俚特甚，而作者之意微矣，悲夫！豈惟作之者難，而知之者尤不易耳。是故子期既沒而伯牙輟弦，痛知音者之難也。余不敢自負知音，但舞象之年，既好聲律之學。而先輩游西康公，余大父拙翁同年友也，明腔識譜，精解音律。時則有漢陂黃（宜爲王）公、石亭陳公、升庵楊公、中麓李公，相繼有作，流傳樂府，心竊艷慕之。又余所雅游者，謝湖袁君、丹厓楊君、射陂朱君、射陽吳君、大梅史君、茗山許君、石城許君、三橋文君、雉山邢君、青門沈君、十洲方君、質山黃君、柘湖何君、大壑何君、雲山唐君、小川顧君、小山陸君，一時交往，皆好古知音之士，乃相與上下其議論，既知所取舍。余又嘗北至燕都，南游白下，歷四方佳麗之地，頗有善歌者，余低回聽之不能去，得其遺響聲律之事，不無所考焉。世異習殊，古音漸廢，而力弗能振，每嘆恨之。且今之縉紳先生，既多南士，漸染流俗，異哉所聞，故率喜南調，而吳越之音靡靡乎不可止已。間聞北調縱不爲厭怪，然非心知其趣，亦莫能鑒賞，其間故信而好者不多有之，大抵新聲之易悅，而古調之難知，所從來遠矣。技山祝公，博雅君子也。亦嘗謂四十年來接賓友，無及此者。今日之事，惟樂爲大壞，無論雅俗，止日用十七宮調，知其美劣是非者幾何？數十年前尚有之，今殆絕矣。蓋未嘗不爲之浩嘆。夫歌曲一藝也，猶然以古雅難傳，況以詩賦文章之大業，而希望復古之隆乎。嗚呼，惜哉！關氏春秋，世所故有，余既概而刻之矣，而董記號爲最古，尤不可少者。乃廢格無傳，又爲之傷其不遇也。往歲，三橋文君爲余君（宜爲言），西山汪氏有元刻本，嘗借錄之，然恨其手（宜爲首）尾俱缺，舛謬殊甚，無從校補，每用病焉。柘湖何君晚得抄本，則南峰楊公所藏，未有題語，因賴以考訂異同，脩補遺脫，而

董氏之書，于是復完。董解元不知爲何人，爵里事狀不可得而詳。要之，固當世之才士也。余既校董詞，乃序其說如此，若流傳振作，追復古音，以俟同志，又安知世無子期哉？明嘉靖丁巳秋八月，黃鶴山人張羽雄飛序。

《董解元西廂》題辭

湯顯祖撰

余於聲律之道，瞠乎未入其室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志也者，情也。先民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是也。嗟乎，萬物之情各有其志。董以董之情而索崔、張之情於花月徘徊之間，余亦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於筆墨烟波之際。董之發乎情也，鏗金戛石，可以如抗而如墜；余之發乎情也，宴酣嘯傲，可以以翺而以翔。然則余於定律和聲處，雖於古人未之逮焉，而至於《書》之所稱爲言爲永者，殆庶幾其近之矣。清遠道人書於玉茗堂。

董西廂屠隆本

序 萬曆庚子

張鳳起撰

（上畧）赤水屠先生，爲當世博洽君子，亦於《西廂》訂證披閱，蓋不以詞曲直視之也。然訂證者非

一人：張雄飛得董本而較，金在衡得實父本而較，梁少白得日華本而較，余以爲非直鉅釘補綴，傳奇中之雅調也，觀者能會作者之意，則庶幾得古人立教之旨矣。此《西廂》合併也。（下略）

題詞

閔遇五撰

方金元氏之暴興也，非但不通文，亦未嘗識字，非但不識字，並未嘗有字。其復假他國番書，用以勾稽期會，悉南土之仕彼者教之云云。況聯章累牘，門巧獻奇，起無地之樓台，變三時之寒燠，虜雖黠，其遽能然乎？此非余之言也，史言之，史具在也。然則，今之所爲《千秋絕艷》者，安得動稱金元云乎哉！使其升關闔濂洛之堂，聰明膽識，不下某某輩，成一家言，黼黻六經，卽廟祀血食，寧異人任，不得用彼顯而以此聞夫，豈其才之罪哉！嗟乎，道器命性，徵角宮商，究竟亦無異，獨以三蒼不律，作蒙古皮盧，是可惜耳。然孰敵之也乎，孰敵之也乎？誰爲了此者？余將進而問焉。三謏客閔遇五。

跋

施國祁撰

舊見《傳是樓書目》有古本《西廂記》，爲董解元作。既閱《輟耕錄》，知其爲金章宗時人。毛西河言：解元爲金章宗學士，有此本，明隆、萬前與關漢卿本並稱。而周憲王《羣英雜劇》載關氏六十本中無此目，惟王實甫二十二本內，乃有《西廂》五本（卽五劇）。自關、王名立，董氏遂掩，緣此曲是搦彈家詞，以金

人本音歌之最合。元人音韻漸變，故多改古本，別創新詞，不知實甫五本卽董曲否。至明時，南詞盛出。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出入煩冗（冗），尤所不解。故有「愛歌新小令，懶唱《北西廂》」之語。不知何人并改爲南詞，以便演劇。關氏既寢，王氏亦僅存。而解元一書，竟如曠劫前物，幾於灰燼無聞矣。今讀此本，爲海陽黃嘉惠刻，定爲《董西廂》，分上、下二卷，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宮調。引子尾聲，率填樂府方言，不采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是流傳讀本，與院妓劉麗華口授者不同。黃《引》云：「解元，『史失其名』，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蹠，神采駿逸。』此又涵虛子評目所未及。又云：『竹索浮橋，檀口香腮』，爲關氏襲句。據文中尚有『顛不刺的』、『鵲淋淥老』等語，亦似采當日方言也。又云：『今世所刻，『僅見于四《西廂》』，以爲『薰蕕共器』，識者傷之。豈卽所傳王氏之五本耶？其爲北曲、南詞，與文人讀本之甘（疑爲『甘』）一折，院家唱本之彩雲開，皆不可知。而此書之爲傳，是古本無可疑者。」

跋

焦循撰

王實甫《西廂記》，全藍本於董解元。談者未見董書，遂極口稱道實甫耳。如《長亭送別》一折，董解元云：「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實甫則云：「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淚」與「霜林」，不及血字之貫矣。又董云：「且休上馬，苦無多淚與君垂，此際情緒你爭知？」王云：「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董云：「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王云：「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處徘徊，落日山橫翠。」董云：「我郎休怪強牽」

衣，問你西行幾日歸？著路裏小心呵，且須在意。省可裏晚眠早起，冷茶飯莫吃。好將息，我專倚著門兒專望你。」王云：「到京師，服水土，趨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須要扶持。」董云：「驢鞭半裹，吟肩雙聳。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馳也馳不動。」王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董云：「帝里酒釀花濃，萬般景媚，休取次共別人便學連理。少飲酒，省遊戲，記取奴言語，必登高第。妾守空閨，把門兒緊閉。不拈絲管，罷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書頻寄。」王云：「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只怕停妻再娶妻，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宜寄，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君須記，若見異鄉花草，休再似此處棲遲。」董云：「一箇止不定長吁，一箇頓不開眉黛。兩邊的心緒，一樣的情懷。」王云：「他在那壁，我在這壁，一遞一聲長吁氣。」兩相參玩，王之遜董遠矣。若董之寫景語，有云：「聽塞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有云：「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有云：「柳隄兒上把瘦馬兒連忙解」，有云：「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衰草帶霜滑」，有云：「馳腰的柳樹上有魚樵，一竿風旆茅簷上挂。澹煙消灑，橫鎖著兩三家。」有云：「浙零零地雨打芭蕉葉，急煎煎的促織兒聲相接。」有云：「燈兒一點，甫能吹滅。雨兒歇，閃出昏慘慘的半窗月。」有云：「披衣獨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色。」有云：「野水連天天竟白。」有云：「東風兩岸綠楊搖，馬頭西接著長安道。正是黃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纜著浮橋。」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太白，實甫何敢當？當用以擬董解元。王實甫止有四卷，至《草橋店夢鶯鶯》而止。其後一卷，乃關漢卿所續。詳見王弇州《曲藻》，及都穆《南濠詩話》。關所續，亦依董。惟董以張珙用法聰之謀，攜鶯奔於杜

太守，關所續則杜來普救寺也。

題識

劉世珩撰

《西廂記》世祇知聖嘆外書第六才子，若爲古本，多不知也。孰知所謂董解元《西廂》者？販夫俗子無論矣，在元代，陶宗儀《輟耕錄》卽云：「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如明徐天池題虛受齋所刻，其訂正本《西廂》：有本謂崔張劇，是王實甫撰。而《輟耕錄》迺曰董解元。陶宗儀，元人也，宜信之。然董又有別本《西廂》，迺彈唱詞也，非打本，豈陶亦從以彈唱爲打本也耶？不然，董何有二本？附記以俟知者。又王伯良新校注《西廂》其凡例云：碧筠齋本刻嘉靖癸卯序言，係前元舊本，第謂是董解元作，則不知世更有董本耳。

國朝毛大可《西廂·參釋》曰：董解元《西廂》爲撈彈家詞，其人仕金章宗朝，學士，去關、王有百餘年，而時之爲《西廂》者宗之。今董本具在也。碧筠齋、徐天池輩不經見董詞，初指今所傳本爲董《西廂》，則尤謬誤之甚者。古之不易考，每如此。金聖嘆痛詆續《西廂》，而亦不知源出於董。前人尚復如是，矧更在三五百年後耶！元人詠《西廂》詞（煞尾）：「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韻。」楊維禎《元宮詞》有云：「大金優諫關卿在」，關卿，乃漢卿也。徐士範《西廂序》云：「關漢卿仕於金，金亡，不肯仕元，其節甚高。關撰《董解元醉走柳絲亭》殆指此董解元乎？」施北研《禮耕堂叢說》有云：「隆、萬以前，董曲與關漢卿本并稱。」胡元瑞《莊嶽委談》亦云：「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

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毛大可《詩話》并云：「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搦彈詞》，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搦彈，并唱念之。」焦里堂《劇說》引筆談云：「董解元《西廂記》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絃，數十人合座，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一見後無繼者。」海陽黃嘉惠刻董曲云：「今世所刻，僅見於四《西廂》。」傳是樓書目載有古本《西廂記》，董解元作。余得董解元《西廂》，是閔齊伋朱墨本，題顧渚山樵點定，爲臧晉叔別稱，分爲四卷按施北研所見。黃刻本，分上下二卷，已自不同。嗣又得閔遇五《會真六幻》本，亦作二卷，想從黃本出，惜黃本未得見。董曲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官調、引子、尾聲，率填樂府方言，不采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乃優人弦索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黃、閔諸本，有分二卷，有分四卷。四卷本，二卷起《商調》《定風波》，與上《燒疏》白隔；三卷起《雙調》《文如錦》，與上紅娘令張生以琴桃之白隔；四卷《大石調》《玉翼蟬》起，與上蒲西十里小亭置酒白隔。二卷本，下本起《文如錦》，即齊伋本之三卷，卷第一，分賓白曲詞，不相聯屬，殊有未當。茲刻不依四卷二卷之舊，改訂長編，次爲一本，庶合金元雜劇例也，並錄各家載說，列《考據》於卷首，齊伋本前有畫圖六葉，非《西廂》故實，而內子俶仙以爲棄遺可惜，並照影撫，又從顧玄緯《會真記雜錄》本，撫宋本《會真圖》《河中普救寺西廂圖》，宋陳居中、明唐子畏畫鶯鶯兩像以冠之。董本在昔，已等於鳳毛麟角，今此本一出，幾同石破天驚。世知《西廂》之鼻祖，有不令人視爲珠璧者哉！光緒二十有六年，歲在庚子雙星渡河日，夢鳳樓主貴池劉世珩識於江寧城南，三鋪兩橋寄廬五松七竹九蒲之齋。

《董西廂》跋

屠龍刻本

吳 梅撰

董詞開元劇先聲，通本雜綴市語，不取類書故實，而樸茂渾厚，自出高王之上。書中不分齣目，最爲創格，未識當時撈彈家如何起畢焉。所用諸牌，率不經見，與元人套曲不同，且多用「換頭」，又與元劇祇取前疊者大異。中如「醉落魄」、「點絳脣」、「蘇幕遮」、「踏莎行」、「哨遍」、「賞花時」、「玉抱肚」、「古輪臺」、「鬪鶴鶩」、「粉蝶兒」、「一枝花」等，爲元明詞家習用外，餘則離奇糅雜，頗難是正。若「哈哈令」、「倬倬威」、「喬捉蛇」、「文序子」、「文如錦」類，止見董詞，更無他曲可證。自來考訂北詞者，輒詳元劇，而解元之作，或多遺漏。凌次仲《燕樂考原》曾錄董詞，李玄玉《北詞廣正譜》亦間引之，皆未備載其目。獨莊親王《九宮大成譜》全錄董詞，所失載者，僅「渠神令」一枝而已。余嘗爲貴池劉葱石校勘此書，酌分正襯，期月卒業，蓋讀此書者未有如余之勤且嫻也。書中同牌各曲，往往互異，如「文如錦」「細端詳」曲下疊，多「戴著頂上」一語，「恁心聰」曲下疊，「若見花容」下，少三三句一，「好心斜」曲上疊，「道恁姐姐休呆」下，少四字句一。「吳音子」「張生因僧」曲與「相國夫人」曲上疊末句，同作七字，而「張生心迷」與「鶯鶯從頭」二曲，則作四字；「滿江紅」「清河君瑞」曲下疊，多「一言賴語都是」一句，「雙聲疊韻」「燭焚煌」曲下疊，多「今夜甚長」一句。又如「應天長」、「雪裏梅」、「還京樂」諸詞（宜爲「調」），前後詞輒有相差太遠者，令人無從校核。又有「三煞」、「問花啄木兒」兩調，長短互異，《大成譜》亦未攷定。此書爲元詞之

祖，釐定頗難。余所分析者，未必可據。而如《大成》之模糊夾雜，反足貽誤後學耳。余曩見閱遇五、黃嘉惠、湯玉茗諸本，自謂董詞刻本，藏弃已富；今又得此刻，乃知舊刻之不見著錄者甚多也。

《董西廂》跋

趙萬里撰

今年二月，我和葉楓、王程偉兩同志奉中央文化部委派前往安徽徽州地區進行訪書和調查工作，我們在績溪縣一個收藏家的手裡，買到了一部八卷本的《古本董解元西廂記》，就是這次訪書中比較重要的收獲。

這部《董西廂》，開首有一篇嘉靖三十六年張羽的序文。序文原缺，後人按照另一足本逐錄，頗有影寫的意味。寫書人似大大意了，竟錯寫了二個字。第二葉後七行「漢陂黃公」，「黃」當作「王」；第五葉前三行「三橋文君爲余君」，「君」當作「言」；疑原本或非如此作。

此書卷一題「海陽風逸散人適適子重校梓」。海陽是休寧古名，適適子不知何人。由此可知，休寧適適子實據張羽刻本重梓。按照此書版式和刻工體勢來看，當是嘉靖、隆慶之間或萬曆初年刻本。在目前各地所見董本《西廂》中，要算最古的刻本了。

張羽序文，現存《董西廂》各本大都不收，僅節錄刻入屠隆評本卷首。第二頁後五行末三字「而先輩」起至第三葉後一行首六字「君一時交往皆」止，共一百三十五字，又序末「明嘉靖丁巳秋八月」八字，屠隆評本皆刪落不存。這二段文字，非常重要，可以窺見張羽交遊聲氣之廣，和他刻書的正確年月。我

們以此推測，張羽大概是江南人，或竟是蘇州人。據序文，張羽先曾校刻王實甫、關漢卿《西廂記》。後鑑於《董西廂》無傳本，因文彭（三橋）介紹，從西山汪氏借錄元刻本。元刻本「首尾俱缺，舛謬殊甚」，又從何良俊借得楊循吉舊藏抄本「修補遺脫，董書復完」。從這裏，我們得知：

一、《董西廂》在張羽刻版前，似乎明代沒有刻過。

二、明代中葉，蘇州西山汪氏尚藏有元刻本，而這部元刻本有很多「舛謬」，大概是個書坊刻本。

三、張羽刻本據元刻本和抄本參互校訂，所以自稱為「古本」。

以上三點，對於研究《董西廂》版本源流來說，是很重要的資料。

這部《董西廂》共分八卷，和他本分四卷或二卷不同。「引辭」至「老夫人鶯鶯做道場」為卷一，「孫飛虎率衆圍普救寺」至「張生獻解圍策」為卷二，「白馬將軍來援」至「紅娘請張生鼓琴」為卷三，「張生鼓琴」至「跳牆受責歸舍悶臥」為卷四，「張生夢見鶯鶯」至「酬簡幽會」為卷五，「老夫人拷問紅娘」至「張生廷試及第」為卷六，「張生賦詩報喜」至「鄭恒離間張生來會」為卷七，「張生覩物興悲」至「崔張團圓」為卷八。這和《劉知遠諸宮調》分十二題情況相似。諸宮調原來是宋金元時代民間說唱曲子，像《水滸傳》、《白秀英演唱》、《豫章城雙漸趕蘇卿》那樣，藝人邊說邊唱，每次篇幅不宜過長。《劉知遠》分十二題，《董西廂》分八卷，就是暗示藝人們可分十二次或八次說唱。到了明朝，諸宮調說唱已經失傳，《董西廂》成了案頭文藝。《董西廂》的翻刻家誤認卷數多為不合理，遂合併為四卷或二卷。這和董解元創作原意，可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卷中文字，有他本誤而此本不誤者，如卷一第二葉後三行「比前賢樂府不中聽」，「前賢」，他本皆作「前覽」，實不可通；此作「前賢」，則文從字順矣。古人云「一字千金」，卽指此等處。但也有此本誤而他本不誤者，例子很多，各卷中都有。可見嘉靖以後的《董西廂》，不斷有人反覆尋究，對於舊本，有改得很正確的，也有校改了還有問題的，如何處理，要看讀者是否善於抉擇了。

此本卷八，原缺最後第十二葉「尾聲」和「君瑞鶯鶯美滿團圓，還都上任」一段。這一段中引用蓬萊劉訥題詩。「題」字，明人屠隆評本、湯顯祖評本和近刻劉氏暖紅室本俱誤「顯」，僅明末黃嘉惠刻本和閔遇五《六幻西廂》本不誤。《六幻》本通行已久，黃嘉惠本世不多見，今據黃本補照，配成全帙。

古典文學出版社影印此書既歲事，囑寫一文說明此書發現經過和其他有關問題，因略抒己見，以就正於讀者。趙萬里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

柯丹邱

字、號、生卒年、里居均未詳。

荆釵記

跋

黃丕烈撰

余藏詞曲多舊本。《蔡伯喈琵琶記》巾箱本，已從郡故家收得，而爲之裝潢藏棄矣。昨歲歲除，有書估以青蚨二分拾得舊刻《原本王狀元荆釵記》示余，余出番餅一枚易之，重其希有也。先是，裝潢某有子出閫，以見諸冷攤，忽視之，未之收。適余介渠裝潢，與《琵琶記》合裝，索余一番餅。至是，竟成奇貨。賤日，豈殊衆貴未始晤希，夫物則亦有然者矣。今春二月小晝始裝成，因記。復翁。

又

是書卷末，有「姑蘇葉氏戊廿梓行」八字，則此蓋郡中刊本也。然世鮮流傳者，故此書間有缺文，無別本可補。偶取坊間通行元曲本，手補一二不全矣。書之難得如此。姑蘇葉氏，有明一代崑山文藏冢，最著。此外，有洞庭葉家林宗，昆仲是也。今「戊廿」，未知其的，誌之備諗來者。復翁。

《荆釵記》跋

吳梅撰

《荆釵》曲本不佳，惟以藩邸之尊，而能洞明音呂，故一時傳唱，徧於旗亭，實則明曲中，尚是下里也。梅溪受誣，與中郎同。而爲梅溪辨冤者，亦不乏人。有謂梅溪爲御史，彈劾丞相史浩，史門客因作此記。玉蓮乃梅溪女，孫汝權爲梅溪同榜進士。史客故謬其說，以聳人聽聞也。夫宋時安得有傳奇，

此言殊不足辨。又有謂玉蓮實錢氏，本倡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已許嫁，後王狀元及第歸，不復顧錢，錢憤投江死。又有謂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落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此亦以玉蓮爲伎，而前則以失愛於王，憤而投江；後則以委身孫氏，布施僧寺。蓋皆緣傳奇傳會之，亦不足辨。明代皆以丹邱爲柯敬仲，不知爲寧獻王道號，一切風影之談，皆因是而起也。世傳梅溪《祭玉蓮文》，有「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堆雪，桃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四句，云出於楊大年，今傳刻本亦無此文，恐此曲已經後人改削矣。

按：王國維、吳瞿庵均以此劇爲明朱權（別號丹邱）撰，實誤。

施惠

字君美，一云姓沈，字均美。元時浙江杭州人。著有《古今砌話》。嘗與范居中、黃天澤、沈珙合作雜劇《鸛鵲裘》，已佚。尚著有傳奇《芙蓉城》、《周小郎夜戲小喬》兩種，均佚。

拜月亭 一名《幽閨記》

序

李卓吾撰

此記關目極好，說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筆也。首似散漫，終致奇絕，以配《西廂》，不妨相追逐也。自當與天地相終始。有此世界，卽離不得此傳奇，肯以爲然否？縱不以爲然，吾當自然其然。詳試讀之，當使人有兄兄妹妹，義夫節婦之思焉。蘭比崔重名，猶爲閒雅，事出無奈，猶必對天盟誓，願終始

不相背負，可謂貞正之極矣。興福投竄林莽，知恩報恩，自是常理，而卒結以良緣，許之歸妹，興福爲妹丈，世隆爲妻兄。無德不酬，無恩不答，天地之報施善人，又何其巧與？溫陵卓吾李贄撰。

《拜月亭》傳奇跋

陵延喜撰

《拜月亭》一記，屬元詞四大家之一。王元美先生嘗其有三病，然詞林家至今膾炙之，何也？蓋其度曲不以駢麗爲工，而樸真蘊古，動合本色，與中原紫氣之習判不相入，非近日作手所能振腕者。獨歲月久湮，迄無善本，舛錯較他曲滋甚。迺家仲父卽空觀主人，素與詞隱生伯英沈先生善，雅稱音中填篋。每晤時，必相與尋宮摘調，訂疑考誤。因得渠所抄本，大約時本所紕繆者，十已正七八；而真本所不傳者，十亦缺二三，或止存牌名，不悉其詞；或姑仍沿習，不核其寔。余竊有志，蔑由正焉。今茲刻悉遵是本，板眼悉依《九宮譜》，至臆見確有証據者，亦間出之，以補詞隱生之不及其缺疑。猶是也，儻世謂予除此記一塵劫，予何敢任？若謂予不獲聯此記于全璧，猶留餘誤以俟後人，予亦何敢辭？西吳樵兩齋主人三珠生題。

羅懋登註《拜月亭》跋

王國維撰

世之論傳奇者，輒曰《荆》、《劉》、《拜》、《殺》，皆明初人作也。《白兔》不識何人所撰，《荆釵》出於寧